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六十三

司馬光編集
林瑞翰註

漢紀五十五

起屠維單閼，盡上章執徐，凡二年。（己卯—庚辰，西元一九九年至二〇〇年。）

孝獻皇帝戊

建安四年西元一九九年

（一）春，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，三道救之。未至，瓚密使行人齋書告續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①之中，起火爲應。瓚欲自內出戰，紹候得其書，如期舉火，瓚以爲救至，遂出戰，紹設伏擊之，瓚大敗，復還自守。紹爲地道，穿其樓下，施木柱之②，度足達半，便燒之，樓輒傾倒，稍至京中③。瓚自計必無全，乃悉縊其姊妹妻子，然後引火自焚。紹趣兵登臺，斬之，田楷戰死。關靖歎曰：「前若不止將軍自行，未必不濟④。吾聞君子陷人危，必同其難，豈可以獨生乎？」策馬赴紹軍而死。續爲屠各所殺。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⑤曰：「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，終能定天下，宜早從之。」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。詔以輔爲建忠將軍，都督幽州六郡。

初，烏桓王丘力居死，子樓班年少，從子蹋⑥頓有武略，代立，總攝上谷大人難樓、遼

東大人蘇僕延、右北平大人烏延等。袁紹攻公孫瓚，蹋頓以烏桓助之。瓚滅，紹承制，皆賜蹋頓、難樓、蘇僕延、烏延等單于印綬；又以閭柔得烏桓心，因加寵慰，以安北邊。其後，難樓、蘇僕延奉樓班爲單于，以蹋頓爲王，然蹋頓猶秉計策。

(二) 眭固屯射犬^①。夏，四月，曹操進軍臨河，使將軍史渙、曹仁渡河擊之。仁，操從弟也。固自將兵，北詣袁紹求救，與渙、仁遇於犬城，渙、仁擊斬之。操遂濟河，圍射犬，射犬降，操還軍敖倉。

初，操在兗州，舉魏种孝廉。兗州叛^②，操曰：「唯魏种且不棄孤。」及聞种走，操怒曰：「种不南走越，北走胡，不置汝也。」既下射犬，生禽种，操曰：「唯其才也^③。」釋其縛而用之，以爲河內太守，屬以河北事。

(三) 以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。

(四) 袁術既稱帝，淫侈滋甚，媵御數百，無不兼羅紈，厭梁肉，自下飢困，莫之收恤。既而資實空盡，不能自立，乃燒宮室，犇其部曲陳簡、雷薄於灊山^④。復爲簡等所拒，遂大窮，士卒散走，憂懣^⑤不知所爲，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，^⑥曰：「祿去漢室久矣，袁氏受命當王，符瑞炳然。今君擁有四州^⑦，人戶百萬，謹歸大命，君其興之。」

袁譚自青州迎衛，欲從下邳北過，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，衛不得過，復走壽春。六月，至江亭，坐簀床^⑤而歎曰：「袁術乃至是乎？」因憤慨結病，歔血死。術從弟

胤，畏曹操，不敢居壽春，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^⑥。〔考典〕吳志孫策傳曰一

術死，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；廬江太守劉勳邀擊，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。」與諸書不同，今從范書。陳志衛傳及江表傳。故廣陵太守徐璆^⑦得傳國璽獻之^⑧。

（五）袁紹既克公孫瓚，心益驕，貢御稀簡。主簿耿包密白紹，宜應天人，稱尊號。紹以包白事^⑨示軍府，僚屬皆言包妖妄，宜誅。紹不得已，殺包以自解。

紹簡精兵十萬，騎萬匹，欲以攻許。沮授諫曰：「近討公孫瓚，師出歷年，百姓疲敝，倉庫無積，未可動也。宜務農息民，先遣使獻捷天子，若不得通，乃表曹操隔我王路^⑩，然後進屯黎陽，漸營河南，益作舟船，繕修器械，分遣精騎，抄其邊鄙，令彼不得安，我取其逸，如此可坐定也^⑪。」郭圖、審配曰：「以明公之神武，引河朔之彊衆，以伐曹操，易如覆手^⑫，何必乃爾？」授曰：「夫救亂誅暴，謂之義兵；恃衆憑彊，謂之驕兵。義者無敵，驕者先滅^⑬。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，今舉師南向，於義則違；且廟勝之策，^⑭不在彊弱。曹操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練，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。今棄萬安之術，而興無名之師^⑮，竊爲公懼之。」圖、配曰：「武王伐紂，不爲不義，況兵加曹操，而云無

名？且以公今日之彊，將士思奮，不及時以定大業，所謂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，此越之所以霸，吳之所以滅也。監軍^⑤之計，在於持牢^⑥，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。」紹納圖言。圖等因是譖授曰：「授監統內外，威震三軍。若其寢盛，何以制之？夫臣與主同者亡，此黃石之所忌也^⑦。且御衆於外，不宜知內^⑧。」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，使授及郭圖，淳于瓊各典一軍。

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：「天子在許，民望助順，不可攻也。」紹不從。

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，皆懼，曹操曰：「吾知紹之爲人，志大而智小，色厲而膽薄，忌克^⑨而少威，兵多而分畫不明，將驕而政令不壹。土地雖廣，糧食雖豐，適足以爲吾奉也。」孔融謂荀彧曰：「紹地廣兵強。田豐、許攸，智士也，爲之謀；審配、逢紀，忠臣也。任其事；顏良、文醜，勇將也，統其兵；殆難克乎？」或曰：「紹兵雖多，而灋不整；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治，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自用，此數人者，勢不相容，必生內變。顏良、文醜，一夫之勇耳，可一戰而禽也。」

秋，八月，操進軍黎陽，使臧霸等將精兵，入青州以扞東方^⑩，留于禁屯河上。九月，操還許，分兵守官渡^⑪。袁紹遣人招張繡，並與賈詡書結好。繡欲許之，詡於繡坐上，

顯謂紹使^⑤曰：「歸謝袁本初，兄弟不能相容^⑥，而能容天下國士乎？」繡驚懼曰：「何至於此？」竊謂詡曰：「若此，當何歸？」詡曰：「不如從曹公。」繡曰：「袁強曹弱，又先與曹爲讎^⑦，從之如何？」詡曰：「此乃所以宜從也。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，其宜從一也；紹彊盛，我以少衆從之，必不以我爲重，曹公衆弱，其得我必喜，其宜從二也；夫有霸王之志者，固將釋私怨，以明德於四海，其宜從三也；願將軍無疑。」冬，十一月，繡率衆降曹操。操執繡手，與歡宴，爲子均取繡女，拜揚武將軍，表詡爲執金吾，封都亭侯^⑧。

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，皆中立顧望。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。阜還關右，諸將問袁、曹勝敗孰在？阜曰：「袁公寬而不斷，好謀而少決。不斷則無威，少決則後事，今雖彊，終不能成大業。曹公有雄才遠略，決機無疑，遷一而兵精，能用度外^⑨之人，所任各盡其力，必能濟大事者也。」

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治河東衛覬^⑩鎮撫關中。時四方大有還民，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。覬書與荀彧曰：「關中膏腴之地，頃遭荒亂，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。聞本土安寧，皆企望^⑪思歸，而歸者無以自業，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，郡縣貧弱，不能與爭，兵家遂

疆，一旦變動，必有後憂。夫鹽，國之大寶也；亂來放散，宜如舊置使者監賣，以其直益市犂牛，若有歸民，以供給之。勤耕積粟，以豐殖關中，遠民聞之，必日夜競還。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，以爲之主，則諸將日削，官民日盛，此疆本弱敵之利也。」或以白操，操從之，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，司隸校尉治弘農，關中由是服從。

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，表許之，而竟不至，亦不援曹操。從事中郎南陽韓嵩、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：「今兩雄相持，天下之重，在於將軍。若欲有爲，起乘其敝可也；如其不然，固將擇所宜從。豈可擁甲十萬，坐觀成敗，求援而不能助，見賢而不肯歸？此兩怨必集於將軍，恐不得中立矣！曹操善用兵，賢俊多歸之，其勢必舉袁紹，然後移兵向江漢，恐將軍不能禦也。今之勝計，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，操必重德將軍，長享福祚，垂之後嗣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蒯越亦勸之，表狐疑不斷，乃遣嵩詣許，曰：「今天下未知所定，而曹操擁天子都許，君爲我觀其釁。」嵩曰：「聖達節，次守節，嵩守節者也。夫君臣名定，以死守之。今策名委質，唯將軍所命，雖赴湯蹈火，死無辭也。以嵩觀之，曹公必得志於天下，將軍能上順天子，下歸曹公，使嵩可也；如其猶豫，嵩至京師，天子假嵩一職，不獲辭命，則成天子之臣，將軍之故吏耳！在君爲君，則嵩守天子

之命，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，惟加重思^⑤，無爲負嵩。」表以憚使^⑥，彊之^⑦。至許，詔拜嵩侍中、零陵太守。及還，盛稱朝廷、曹公之德，勸表遣子入侍。表大怒，以爲懷貳，大會寮屬，陳兵^⑧持節^⑨將斬之，數^⑩曰：「韓嵩敢懷貳邪？」衆皆恐，欲令嵩謝，嵩不爲動容，徐謂表曰：「將軍負嵩，嵩不負將軍。」具陳前言。表妻蔡氏諫曰：「韓嵩，楚國之望也，且其言直，誅之無辭。」表猶怒，考殺從行者，知無他意，乃弗誅而囚之。

（六）楊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^⑪，以淮南劉曄，高族名人^⑫，欲覘之使唱此謀，曄患之。會曹操遣使詣州，有所案問，曄要^⑬與歸家。寶來候使者，曄留與宴飲，手刃殺之，斬其首以令寶軍，曰：「曹公有令，敢有動者，與寶同罪。」其衆數千人皆響服^⑭，推曄爲主。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勳，勳怪其故，曄曰：「寶無灑制其衆，素以鈔略爲利，僕宿無資^⑮而整齊之，必懷怨難久，故以相與耳。」

勳以袁術部曲衆多，不能贍，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，不能滿數^⑯，偕召勳使襲之。孫策惡勳兵強，僞卑辭以事勳，曰：「上繚宗民，數欺鄙郡，欲擊之，路不便。上繚甚富，實願君伐之，請出兵以爲外援。」且以珠寶、葛越^⑰賂勳，勳大喜。外內盡賀，

劉曄獨否。勳問其故，對曰：「上繚雖小，城堅池深，攻難守易，不可旬日而舉也。兵疲於外，而國內虛，策乘虛襲我，則後不能獨守，是將軍進屈於敵，退無所歸。若軍必出，禍今至矣。」勳不聽，遂伐上繚。至海昏，宗帥知之，皆空壁逃遷，勳了無所得。時策引兵西擊黃祖，行及石城^⑤，聞勳在海昏，策乃分遣從兄賁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^⑥，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，克之，得術、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，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，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，皆徙所得民東詣吳。

勳還至彭澤，孫賁、孫輔邀擊，破之，勳走保流沂^⑦，求救於黃祖。祖遣其子射率船軍^⑧五千人助勳，策復就攻勳，大破之，勳北歸曹操，射亦遁走。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，船千艘，遂進擊黃祖。十二月，辛亥（初八日），策軍至沙羨^⑨，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暉將長矛五千來救祖。甲寅（十一日），策與戰，大破之，斬暉，祖脫身走，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，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。

策盛兵將徇豫章，屯于椒丘，謂功曹虞翻曰：「華子魚自有名字^⑩，然非吾敵也。若不開門讓城，金鼓一震，不得無所傷害。卿便在前，具宣孤意。」翻乃往見華歆曰：「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^⑪齊名中州，海內所宗，雖在東垂，常懷瞻仰。」歆曰：「孤不如

王會稽。」翻復曰：「不審豫章資糧器仗，士民勇果，孰與鄱郡？」歆曰：「大不如也。」翻曰：「明府言不如王會稽，謙光之譚耳！」^②精兵不如會稽，實如尊教。孫討逆智略超世，用兵如神，前走劉楊州^③，君所親見；南定鄱郡，^④亦君所聞也。今欲守孤城，自料資糧，已知不足，不早爲計，悔無及也。今大軍已次椒丘，僕便還去，明日日中，迎檄不到者，與君辭矣。」歆曰：「久在江表，常欲北歸。孫會稽來，吾便去也。」乃夜作檄，明旦，遣吏齎迎，策便進軍，歆葛巾迎策。〔考異〕華嶠譜叙曰：「孫策略有楊州，盛兵徇豫章，一郡大恐，官屬請出郊迎，歆曰：『無然。』策稍進，復白發兵，又不聽，及策至，一府皆造閣，請出避之，乃笑曰：『今將自來何遽避之？』有頃，門下白曰：『孫將軍至請見。』乃前與歆共坐，談議良久，夜乃別去。義士聞之，皆長歎而心自服也。」「此說太不近人情，今不取。策謂歆曰：「府君年德名望，遠近所歸，策年幼稚，宜脩子弟之禮。」便向歆拜，禮爲上賓。

孫盛曰：「歆旣無夷皓韜邈之風，又失王臣匪躬之操，^⑤撓心於邪儒之說，交臂於陵肆之徒^⑥，位奪節墜，咎孰大焉！」

（七）策分豫章爲廬陵郡，以孫賁爲豫章太守，孫輔爲廬陵太守。會懂芝病，輔遂進取廬陵^⑦，留周瑜鎮巴丘^⑧。

孫策之克皖城也，撫視袁術妻子。及入豫章，收載劉繇喪，善遇其家，士大夫以是稱之。

。會稽功曹魏騰，嘗迂策意，策將殺之，衆憂恐，計無所出。策母吳夫人倚大井，謂策曰：「汝新造江南，其事未集，方當優賢禮士，捨過錄功。魏功曹在公盡規，汝今日殺之，則明日人皆叛汝，吾不忍見禍之及，當先投此井中耳！」策大驚，遽釋騰。初，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高岱孝廉，許貢來領郡，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家。烏程鄒佗、錢銅及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，或數千人，不附孫策。引兵撲討，皆破之。進攻嚴白虎，白虎兵敗，犇餘杭。投許昭。程普請擊昭，策曰：「許昭，有義於舊君，有誠於故友，此丈夫之志也。」乃舍之。

（八）曹操復屯官渡。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，入操帳，見校尉許褚，色變，褚覺而殺之。

（九）初，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，與劉備謀誅曹操。操從容謂備曰：「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！本初之徒，不足數也。」備方食，失匕箸，值天雷震，備因曰：「聖人云：『迅雷風烈必變』，『良有以也』。」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、將軍吳子蘭、王服等同謀。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，程昱、郭嘉、董昭皆諫曰：「備不可遣也。」操悔，追之不及。術既南走，朱靈等還，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，留關羽守下邳，行太守事，

身還小沛。

〔考異〕蜀志先叙董承謀洩誅死，備乃殺車胄。魏志備殺車胄後，明年，董承乃死。袁紀備據下邳，亦在承死前，蜀志誤也。

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

備。備衆數萬人，遣使與袁紹連兵。操遣司馬長史沛國劉岱、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，

不克。備謂岱等曰：「使汝百人來，無如我何！曹公自來，未可知耳！」

【註】

①濕：李賢曰：「下涇曰濕。」參閱上卷建安三年註二。

②施木柱之：於地道之中支木爲柱，使不下陷。

③京中：易京之中，公孫瓚居守處。

④前若不止將軍自行，未必不濟：瓚本欲自將突騎，出傍西山以斷紹

後，關靖諫止之，故靖云爾。胡三省曰：「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，陳宮之計，呂布不能用，公孫瓚之計，

關靖止之，是知不惟決計之難，贊決者亦難也。」

⑤太守鮮于輔：輔既斬鄒丹，遂領漁陽太守。

⑥：

賜：晉楊（去）。

⑦射犬：後漢書郡國志，河內郡野王縣有射犬聚，故址在今河南省沁陽縣東北。

⑧兖州叛：張邈舉兖州叛操，見卷六十一興平元年。

⑨唯其才也：言愛其才能，故釋其前行。

⑩

⑪蕩山：李賢曰：「蕩縣之山也。」蕩音潛（＜一馬＞），屬廬江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霍山縣東北。

⑫憂懣：憤

鬱煩悶。懣音悶。

⑬從兄紹：術，袁逢之子；紹，逢之孽子，出爲逢兄成後。紹年長於術，故於術爲從兄

。⑭四州：李賢曰：「青、冀、幽、并。」

⑮黃床：李賢曰：「簀，第也；謂無茵席也；」

⑯皖城：皖縣屬廬江郡，即今安徽省潛山縣。

⑰：音求（＜一又＞）。

⑱傳國璽：胡三省曰：「傳

國璽，衛拘孫堅妻所奪者。」

②白事：所白之事。

③王路：胡三省曰：「王路，謂尊王之路也。」

④覆手：猶云反手，喻事之至易。史記陸賈傳，賈謂南越王曰：「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臨越，殺王降漢，如反覆手耳！」

⑤夫救亂誅暴，謂之義兵；恃衆憑強，謂之驕兵；義者無敵，驕者先滅；前漢書魏相傳，相上書曰：「救亂誅暴，謂之義兵，兵義者王；恃國家之大，矜人庶之衆，欲見威於敵者，謂之驕兵，兵驕者滅。此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」

⑥廟勝之策：淮南子曰：「運籌於廟堂之中，決勝乎千里之外。」此謂之廟勝。孫子曰：「未戰而廟勝，得算多也；未戰而廟不勝，得算少也。」

⑦無名之師：前書高帝紀，新城三老董公遮說高祖曰：「順德者昌，逆德者亡，師出無名，事故不成。」禮記檀弓陳太宰嚭曰：「師必有名。」前書晉義曰：

「有名，伐有罪也。」

⑧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：史記吳太伯世家引范蠡之言。

⑨監軍：紹使授監護

諸將，故稱監軍。

⑩持牢：惠棟曰：「牢，重也」持牢即持重。

⑪臣與主同者亡，此黃石之所忌也

：李賢曰：「臣與主同者，權在於主也；主與臣同者，權在臣也。黃石者，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，三略也。」

⑫惠棟曰：「獻帝傳云：『臣與主同者昌，主與臣同者亡。』此漏『昌主與臣同者』六字，觀章懷注益明。」

⑬知內：主內政。知猶主，左傳襄二十六年：「子產其將知政矣！」知政即主政。

⑭忌克：性忌諱而好陵

人。⑮使臧霸等將精兵，入青州以扞東方：胡三省曰：「臧霸起於泰山，稱雄於東方，故使之爲扞。」

⑯官渡：在今河南省中牟縣東北，水經注云：「荥湯渠經曹公壘北，有高臺，謂之官度臺，在中牟城，俗謂之中牟臺。」

⑰顯謂紹使：胡三省曰：「顯者，明言之於稠人中也。」

⑱兄弟不能相容：胡三省曰：「謂與

袁術有隙，各結黨與以相圖也。」

⑲先與曹爲讎：謂清水之戰，繡殺操之子昂，見上卷建安二年。

⑳

都亭侯：史記索隱曰：「都亭，郭下之事也。」李賢曰：「凡言都亭者，並城內亭也。漢法，大縣侯位視三公，小縣侯位視上卿，鄉侯、亭侯視中二千石。」胡三省曰：「凡縣、國、縣、道治所，皆有都亭。」

：意度之外。

⑤ 觀：音記（リ、）。

⑥ 企望：舉踵而望。

⑦ 益市：增購。

⑧ 始遣謁者僕

射監鹽官：胡三省曰：「河東安邑鹽池，舊有鹽官。鹽之爲利厚矣！齊用管子鹽策而霸，晉之定都，諸大夫必欲其近鹽；至漢武之世，幹之以佐軍興；及唐安史之亂，第五琦權鹽以贍國用；自此遂爲經賦，其利居天下歲入之半。」操權鹽賦之利，實自衛觀啓之。

⑨ 司隸校尉治弘農：胡三省曰：「時以鍾繇爲司隸校尉。據魏略及三國志，繇實治洛陽，蓋暫治弘農以招撫關中也。」

⑩ 從事中郎：胡三省曰：「漢制，惟司隸校尉有從事

中郎，至漢末，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郎矣。」

⑪ 勝計：言諸計之中，此計爲勝。

⑫ 重德將軍：厚感將軍

之德。

⑬ 聖達節，次守節：此左傳曹公子欣時之言。

⑭ 策名委質：服虔曰：「古者始仕，必先書其名於策，委死之質於君，然後爲臣，亦必死節於其君也。」質讀曰質。韋昭曰：「質，贊也，士質以雉，委質而

退。」

⑮ 重思：重，複疊之意；重思，猶言再思、三思。

⑯ 憚使：憚於使許。

⑰ 疆之：強之

使行。

⑱ 陳兵：魯語臧文仲云：「大刑用甲兵。」韋昭曰：「謂臣有大逆，則被甲聚兵而誅之。」

⑲ 持節：胡三省曰：「持節以示將斬，猶不敢專殺，存漢制也。」

⑳ 數：責備，有逐條數舉其罪之意。

㉑ 江表：猶曰江外，指長江以南諸地而言。

㉒ 以淮南劉曄，高族名人：曄字子揚，漢光武帝阜陵王延之後

，與蔣濟、胡質，俱爲揚州名士。

㉓ 要：讀曰邀。

㉔ 襲服：襲音摺（止也），顏師古曰：「失氣也

。」李質曰：「懼也。」與懾服同。

㉕ 侯宿無資：言素無名位以爲憑藉。

㉖ 滿數：滿足其所求之數。

●葛越：孔穎達曰：「葛越，南方布名，用葛爲之，左思吳都賦云：『蕉葛升越，弱於羅紈』，是也。」文選註：「葛越，草布也。今葛布謂之葛越，白布謂之白越。」

●白城：屬丹陽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貴池縣西。

●彭澤：屬豫章郡，故城在今江西省湖口縣東南。

●流沂：胡三省曰：「流沂，地名，近西塞。西塞山在今壽昌軍東北三十里。」

●壽昌軍：即今湖北省鄂城縣地。

●船軍：胡三省曰：「船軍即舟師也。」

●沙羨：屬江夏郡，晉灼曰：「羨音夷（一）。」故城在今湖北省武昌縣西南。

●椒丘：胡三省曰：「椒丘去

豫章南昌縣數十里。」故城在今江西省新建縣北。

●華子魚：自有名字：華頴字子魚。胡三省曰：「自有名字，言其名聞當時也。」

●王朗：朗嘗爲會稽太守，爲策所破。

●諫光之譚：易曰：「諫

尊而光。」程傳：「君子志存乎謙易達理，終身不巽，自卑而人益尊之，自晦而德益光顯。」譚與談同。

●劉揚州：謂劉繇，繇嘗爲揚州牧。

●鄱郡：謂會稽。翻會稽人，故自稱鄱郡。

●歆既無夷皓韜

之風，又失王臣匪躬之操：胡三省曰：「夷皓，謂伯夷、四皓也。易曰：『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』」言華歆不能

高尚其志，又失蹇蹇匪躬之節也。」蹇蹇，盡忠貌。易疏：「能涉蹇難而往濟蹇，故曰王臣蹇蹇也；盡忠於君，匪

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，故曰匪躬之故。」

●機心於邪儒之說，交臂淩陵肆之徒：屈服曰機。胡三省曰：「

邪儒謂虞翻，陵肆謂孫策也」

●會僮芝病，輔遂進取廬陵：僮芝據廬陵事見上卷建安三年。

●留周

瑜鎮巴丘：裴松之曰：「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、廬陵，尙未能得定江夏，瑜之所鎮，應在今巴丘縣也，與後所卒

巴丘處不同。」按松之所謂巴丘，孫策始置，屬廬陵郡，晉因之。故城在今江西省峽江縣北。

●盡規：

盡心規畫。

●嘉興：漢曰由拳，屬吳郡，三國吳改曰嘉興。孫權傳：「黃龍三年，由拳野稻自生，改爲禾

興。五年，改爲嘉興。」故城在今浙江省嘉興縣南。

⑤晨：晉璽（尸、ノ）。

⑥餘杭：前漢屬會稽郡

，後漢分屬吳郡，故城在今浙江省餘杭縣南。

⑦許昭有義於舊君，有誠於故友：裴松之曰：「許昭有義於

舊君，謂濟盛憲也；有誠於故友，則受嚴白虎也。」

⑧舍：讀曰捨。

⑨常從士：胡三省曰：「常從

士，常隨從在左右者。」

⑩備方食，失七箸：七，取飯之具，今謂飯匙；箸即筷子。胡三省曰：「備以操

知其英雄，懼其圖已，故驚失七箸也。」

⑪迅雷風烈必變：此論語記孔子之容。孔穎達曰：「迅，急疾也

。風疾雷爲烈，此陰陽氣激爲天之怒，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。」

⑫東海賊昌稀及郡縣多叛操爲備：胡三

省曰：「據蜀志，昌稀卽昌霸。呂布之敗，太山諸屯帥皆降於曹操，獨稀反側於其間，蓋自恃其才略過於臧霸之

徒也。」

五年（西元二〇〇年）（一）春，正月，董承謀洩。壬子（正月甲戌朔，無壬子），曹操殺承及王服、种輯，皆夷三族。

操欲自討劉備，諸將皆曰：「與公爭天下者，袁紹也。今紹方來而棄之東，紹乘人後，若何？」操曰：「劉備，人傑也；今不擊，必爲後患。」郭嘉曰：「紹性遲而多疑，來必不速；備新起，衆心未附，急擊之，必敗。」操師遂東。

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：「曹操與劉備連兵，未可卒解。公舉軍而襲其後，可一往而定。」紹辭以子疾，未得行。豐舉杖擊地曰：「嗟乎！遭難遇之時，而以嬰兒病失其會。」

惜哉！事去矣⑤！」

曹操擊劉備，破之，

〔考異〕魏書曰：「備謂操與大敵連，不得東，而候騎卒至，言曹公來，備大驚，然猶未信，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，見麾旌，便棄衆而走。」計備必不至此，魏書多妄。獲其

妻子，進拔下邳，禽關羽，又擊昌豸，破之。備奔青州，因袁譚以歸袁紹，紹聞備至，去鄴二百里迎之⑥。駐月餘，所亡士卒稍稍歸之。

曹操還軍官渡，紹乃議攻許。田豐曰：「曹操既破劉備，則許下非復空虛。且操善用兵，變化無方，衆雖少，未可輕也，今不如以久持之。將軍據山河之固，擁四州之衆，外結英雄，內修農戰⑦，然後簡其精銳，分爲奇兵⑧，乘虛迭出⑨，以擾河南；救右則擊其左，救左則擊其右，使敵疲於奔命，民不得安業，我未勞而彼已困，不及三年可坐克也。今釋廟勝之策，而決成敗於一戰，若不如志，悔無及也。」紹不從。豐彊諫，忤紹，紹以爲沮衆⑩，械繫之。於是移檄州郡，數操罪惡。二月，進軍黎陽。沮授臨行，會其宗族，散資財以與之，曰：「勢存則威無不加，勢亡則不保一身，哀哉！」其弟宗曰：「曹操士馬不敵⑪，君何懼焉？」授曰：「以曹操之明略，又挾天子以爲資；我雖克伯珪⑫，衆實疲敝，而主驕將怙⑬，軍之破敗，在此舉矣！楊雄有言：『六國蚩蚩，爲羸弱姬⑭。』其今之謂乎！」

振威將軍^①程昱，以七百兵守鄆城。曹操欲益昱兵二千，昱不肯，曰：「袁紹擁十萬衆，自以所向無前，今見昱兵少，必輕易不來攻；若益昱兵，過則不可不攻，攻之必克，徒兩損其勢，願公無疑。」紹聞昱兵少，果不往，操謂賈詡曰：「程昱之膽，過於賁育矣^②。」

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^③，沮授曰：「良性促狹，雖驍勇，不可獨任。」紹不聽。夏四月，曹操北救劉延。荀攸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必分其勢乃可。公到延津^④，若將渡兵向其後者，紹必西應之，然後輕兵襲白馬，掩其不備，顏良可禽也。」操從之。紹聞兵渡，即分兵西邀之，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。未至十餘里，良大驚，來逆戰，操使張遼、關羽先登擊之。羽望見良麾蓋^⑤，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，斬其首而還，紹軍莫能當者，遂解白馬之圍，徙其民循河而西。紹渡河追之，沮授諫曰：「勝負變化，不可不詳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若其克獲，還迎^⑥不晚；設其有難，衆弗可還。」紹弗從。授臨濟歎曰：「上盈其志，下務其功，悠悠黃河，吾其濟乎^⑦？」遂以疾辭，紹不許而意恨之，復省其所部，并屬郭圖。

紹軍至延津南，操勒兵駐營南阪^⑧下，使登壘望之，曰：「可五六百騎。」有頃，復白